

# 小說二

社會小說 **女總會** (十七) (蘇父著)

外國人吩咐把幾輛汽車一起開到門前來。將一千人犯分作三車運載。每車用四名巡捕押着。手下人等如命分裝既畢。外國人然後把叫轎又是吁嚥。嘔的一吹。只見屋頂上牆上後門口一路一路把守住的人。一個個圍集攔來。都回。獲外國人說沒有走漏一個外國人。又在袖珍簿子上劃了幾筆。指着一個印度黑炭和一個紅縷帽子的巡捕。叫他兩人把守熊公館的前後門。然後揮手下令。眾人紛紛跳上汽車。車鼓動。機器一陣波波。響幾輛汽車如救火般的風馳電掣而去。(回映下半夜之車馬無聲)在馬路上經過有人看得詫異。便說道。這是那裡來的好像載往南洋各島去賣錢的一羣豬仔啊。(我謂豬仔未見有女者。不如謂爲繚絲廠裡的一羣夜班女工)各女客聽了也只得含羞低頭。由他去說。雲時已到。老巡捕房一樣是所宏巍壯麗的大洋房。

與古林路的熊公館彷彿一樣 (未完)

## 文苑

▲有馬農家 (南湖)

桑麻蠶繭拂雲平。斗酒呼隣見舊情。麤麥前村秋雨足。隔溪時聽踏歌聲。

▲與芝瑛夜談二首 (南湖)

短簾涼吹解宿醺。石壇松老變龍文。夜深只恐山飛去。曬藥牀頭盡白雲。樓閣玲瓏接上方。故山雲水認仙鄉。溪流杳杳鐘聲渡。下視人間木葉黃。(芝瑛在箕面山中檢紅葉一片寄小兒女)

## 藝林

●千二百輕鸞室話墮 (續) (尊農)

其十三。芙蓉莊上柳如綿。秋水盈盈隱畫船。靜夜禿鶯啼露冷。文鶯常逐野鷗眠。(註芙蓉莊其別業也)其十四。陽臺雲散雨隨波。白首紅顏奈若何。燕子樓中新句少。離燕山下故人多。(註錢殤後姬尋自經按義士與錢柳同時所言當皆可信流傳絳雲樓俊遇河東君)

## 投稿雜貨店

小傳等書類皆稱揚懿文過其實。袁文有南內懸壺開寶之遺。黎未盡西湖花月癸辛之雜志。猶存皮裡春秋。鬼中南董云云。真可爲柳枝詞之定評矣。寶連波。迴文詩人皆知之。唐范陽盧某。瑯琊王氏于景龍中撰天寶迴文詩。凡八百一十二字。誠其子曰吾沒之後。爾密記之。若逢大道之朝。遇非常之主。當以真圖上獻。至元宗朝。東平太守始上之高適代爲之表。言其性合希夷。體於靜默。精微道本。馳驚元關。旁通天地之心。預記休徵之盛。循環有數。若寒暑之遞遷。應變無窮。類陰陽之莫測。果爾則王氏不但詞華巧思。亦且未事先知。又高寶氏一著矣。而名不甚張。豈非有幸有不幸耶。

上海伍秩庸博士以研究通神學自號。且有與鬼同攝之影。余未親炙之。不知其說果信否也。鬼神而果可通。則最愛之人雖死。猶得神魂相接。欲面地下人。不必下及黃泉。人生一快事也。以視一瞑不視。埋愁千古者。哀樂當亦有間矣。苟通神之說而妄人之死後如無鬼論之學者。所言骨銷魂滅。無所歸依。則誠令我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蓋生固寡歡。死亦不知。魂依何許。與草木同腐耳。亦何益於我自身。何裨於我所愛之泉下人哉。以是神可通。則可生而亦可死。神不可通。則死活不得矣。悲哉。(黃門)

## 滑稽專電

雌性團長近有艷遇。與一渾名掛劍客者。每日約定時刻。至屋頂花園行走。往來不絕。與織布無殊。(新世界無線電)歪毛黨黨長魔術家言牛癡因吃肉不遂。聯合埠天犬四不像等。向人尋覓大門法事。爲伏魔大帝所知。始畏怯走避。(又電)